

別時容易見時難

——追念胡宗南先生

劉醒吾

不堪回首話鄉情

在我的故鄉——浙江孝豐鶴鹿溪村，胡宗南先生的老家客廳裏，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有一副易培基寫贈胡先生尊人際清封翁的楹聯，聯句是：「有子萬人敵，成書百世師，」字作瘦竹體，彎彎斜斜地和早年在臺灣辭世的狄君武先生筆致相彷彿，那時，胡先生已是國民革命軍的第一師師長，因為軍事倥傯，一兩年難得回鄉省親一次，少年的我，每次看到這副聯語，就會聯想到胡先生這時正馳騁於西北高原，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的英雄氣概，輒興「大丈夫不當如是耶」之思。

有那麼一天，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的某一天，胡先生忽然又言旋故鄉了。這在鄉間，是件頭號新聞的事，所有鄉黨戚友，無不去胡家探望，真使戶限爲穿，就在胡先生回家的第三天晚上，我也特去晉見，承胡先生欣然接談，我備有一段決定我此生命運極不尋常的對話。

「琴齋哥：您好，可不可以帶我出去跟您在

一起呀！」琴齋是家鄉人習稱胡先生的別號，一個剛離學校才滿二十歲的鄉下大孩子沒高沒低的笨拙詞令，胡先生非但不以爲忤，反而哈哈大笑。但胡先生笑聲歇後，却以炯炯有神的眼光注視我說：「可以的，不過，你的書已讀得怎樣了？自己問自己，能够喫得起苦麼？」

「就是書讀得不够！」我率直地回答：「至於是否能喫苦問題，孟子曾經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我想一個有志氣的年青人，喫苦是必有的磨鍊，」我簡直在把胡先生當國文老師，向他酸溜溜地在掉書袋。

「很好！」胡先生居然很有耐心地聽我背完書，習慣地右手五指箕張，對我莊重地說：

「你應該再求深造，才講做事，如果在家鄉沒有什麼牽制的話，你可以在下個星期四到杭州弘道女中我妹妹那裏找我，但未動身前，千萬不可告訴任何人。」

這幾句話，幾乎使我懷疑自己的耳朵有無聽錯。便向胡先生告辭而出，一出房門，有好多親

友向我問長問短，我都微笑不答，我便這樣悄悄地離開了我的故鄉。

到杭州那天，記得是民國二十二年的六月六日，因爲那天的東南日報，刊有六月六日教師節的社論，給我留有很深的印象。

舊遊如夢憶杭州

從杭州弘道女中胡先生的妹妹——胡月華小姐處，得知胡先生居停於杭州裏西湖新新旅館某某號，一去就見到，胡先生穿的是一襲鐵色湖紡長衫，恂恂儒雅，誰也認不出這是一位巍巍千城的虎將。他一見我表示很欣慰，當就拿出三十元中國銀行的紙幣，要我收下，並對我說：

「我看你身體太過瘦弱，不宜到西北去，我現在將你交託一個朋友，這人叫戴雨農，他住在上倉橋警官學校，你可以去找他，他會給你深造的機會，使你成爲有用的人。」

作者簡介：劉醒吾先生，浙江孝豐人

，現服務於臺灣軍管區司令部。

「不」我斷然回絕，「我要跟您上西北去。」

「小孩子！你不懂，這是一樣的。」胡先生的語氣，平和而堅定，「我現在在為你預備一封介紹信，你跟着雨農，和跟着我是一樣的。」

於是，他使用他那枝特大號派克鋼筆，以特有遒勁秀潤的書法，當面寫好信交給我，並還叮囑，有何結果，可隨時再來見他。

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戴雨農為何許人？也根本不知道戴先生是幹什麼的？心裏雖惦估着老大不願意，却無勇氣再作任何拒絕或要求。

可是拿着胡先生的親札，到警官學校去見戴先生，連去三次都不要領，門口的人，不是說戴先生正在開會，就說戴先生還沒有來，或是剛剛出去，總之是一句話「見不到。」

我又去見胡先生了，氣咻咻地陳述三次遭遇槽駕的經過，並自以為極有道理地發表「卓見」，我說：「我們革命的對象，是官僚，現在老官僚雖已革掉，新官僚又在產生，這怎麼得了哇？！」

「你可以寫一封信去罵罵戴雨農啊！」胡先生語似調侃。

「罵也不定有用，也許這位戴先生本人，還不知道有我這個人要去見他。」我若有所悟地自我解嘲。

「那就對了」胡先生補充着說：「我看你明天一早還可再去作一次努力，從前張良去看吧上老人，也不是一次就能見到的哩！」胡先生的態度非常親切，而且近乎幽默，使我無可再說。

第二天清早，我再去警官學校，一進門房，

就見牆壁上貼着「劉醒吾來見」的字條，但是那天接見我的，仍然不是戴先生本人，是由警官學校的校長——也就是在臺灣曾任中央警校校長現已退休的趙龍文先生代表接見的。

而事實結果，這和戴先生親見，並無二致。三十年來，我能在偉大英明的 蔣總統領導之下，參預國民革命行列，報效國家，從學習到

戰鬪，從歷練到成長，便以那一天的趙校長接見，為我生命里程的起點。

當我要先胡先生離開杭州再去新新時，又承胡先生贈我紙幣三十元，說是給我讀書時作零用的。

金陵烽火霧巴州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上海抗日保衛戰開始，我軍達成消耗任務後，接着便有南京大撤退的一幕，我雖離校不久，却即奉派留守南京，看顧一

部份工作，也部署一部份工作，並奉指示，要等領袖飛離首都時，我們才可作突圍撤退的打算，一個初冬的傍晚，為了洽借我們這一便衣單位全體官兵作突圍準備所需要的符號和軍服，我就到南京鼓樓附近的第一師駐京辦事處去找辦事處主任王俊民兄，意外的是主任不會找到，却見到

正從上海大場浴血作戰回來的胡先生，他一個人靜悄悄地兩手插在褲袋內，在來回踱方步，西式的頭髮梳得很整齊，草綠色華達呢的軍常服，也是畢挺的，我因已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而且也懂得比過去多了，這時見了胡先生，再也不敢像過去那樣的「肆無忌憚」，倒是胡先生所給我的

直接印象，依然是那麼豐神俊朗，意態軒昂。

「想不到在這裏能見到您！」我說。

「你總看到報紙了，這次日本人在上海是集中了最熾烈的火力，會出乎它們想像的，是我軍在上海的英勇抵抗，壯烈犧牲！」突然語氣一轉，他反問我：

「你知道我剛從那裏來？」

我張目瞪然！

「我剛從中山陵來，忽然想起李後主的詞：

「……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我們真是愧對 總理，愧對 領袖！」我第一次聽到胡先生和我談起舊詩詞。

談話至此，王俊民兄進來了，我便向胡先生報告來意，自然一切都照辦，現在交通部郵電司工作的于熾生兄，是我那時候的患難同事，我們是一同突圍離開南京的，這一段經過，于兄今天一定還會記得，我想。

民國三十年的秋天，在多霧的重慶，我又見到胡先生，那時我已結婚，胡先生因治眼疾，由成都來重慶小住，我因遭逢了憂，工作上亦有拂逆，心情極為蕭颯，見到胡先生時，彷彿遊子看到親人般的有無限牢騷，對他傾訴，最後又向胡先生提出不願再就在重慶，要去西北部隊的口頭請求。

「我看你還是『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他並不直接駁斥我的請求，而引用總理遺囑，作簡單答覆，接着更「神來之筆」的談諧地說：「我這次來，戴雨農恐怕還不知道，你不要去報告他呀！」

人天永隔在臺灣

在臺灣，有多次晉見胡先生的機會，初到臺北，他是很少見客的，第一次見面，還是承程開樁兄的特為安排。一見面，我先向他立正敬禮，他伸出手來和我緊握着，只講一句話：

「你很努力，不錯，我知道，你很替孝豐人爭氣！」

我聆聽之下，不知道是慚愧，抑是感激，只

直覺地感動得要流下淚來，再也沒有像從前那樣敢於對他放言無忌的勇氣。

後來，我常跟他同席共餐，也隨他專機同去澎湖，在他澎湖防衛司令部官邸，共聽濤聲，暢談世事，想不到以這樣一位生命力旺盛而抱負正宏特別對我期許的人，竟於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逝世於石牌榮民醫院，回憶那天早上，我們

正在參加軍事會議，得此噩耗，全體與會人員，無不同聲悲悼，生我者父母，誨我者師尊，而拔擢培養於我如胡先生者，實在可以說是我學生難得的異數，我生何幸？逢此殊恩。我生又何不幸？受恩未報涓埃，施我者已離我而去，永無見期。執筆至此，夜闌人寂，燈影模糊，不知涕泗之何從！

中外雜誌社

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本社為答謝讀者愛護，已於五十七年四月十日成立「國外讀者服務部」擴大免費為讀者服務，辦法如後：(一)服務事項：1.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2.代訂雜誌代補購合訂本代徵購舊書。3.代印文件。4.代理刊登國內各大報刊廣告。5.代求名人字畫。6.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二)代購書刊一律按臺幣實際售價計算，折扣歸讀者享有。郵費及其他支出均按實際計算結帳。(三)歡迎海外讀者來函委託指定代辦事項，並寄足夠支付款項(請開美金或港幣支票)，本社收到款項後，立即照辦並於受託事項辦理完畢後，立即結算帳目，餘款負責退回。(四)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龍江街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收，英文通訊處為：

THE KALEIDOSCOPE MONTHLY
No. 108 Lung-Kiang Street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誌園地公開舉凡旅遊記趣，傳記傳奇，生活經驗，幽默軼聞等稿件均所歡迎。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有照片及插圖者更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請一律加註原文，以便查考。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除特約稿件及具有特殊價值者外，一般稿件請勿超過五千字。
- 五、本誌稿酬暫定每千字肆拾元至捌拾元，將來視發行情形再予提高。經本誌採用之稿件，版權即歸本誌所有，作者如需保留版權，請先聲明。凡經由本誌刪改或增補後始行刊出之稿件，除贈閱本誌外，恕不致酬。
- 六、本誌所發表文字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稿件一律用真名發表，並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與地址(電話)及簡歷以便連絡。
- 八、如須退稿，請付郵資及掛號費(平寄遺失恕不負責)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街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電話七二四八〇號)